

新西游记

毕珍



武阳禅寺的僧人们，不是以香火钱和化缘维生，他们像一般人一样，上山砍柴，下河挑水，耕田、种菜。

僧人们除念经之外，便是干活，干活之外，便是念经，没有怨言。

秋收时，数十位僧人，下田刈稻。

他们耕田、插秧、除草，眼见禾苗散花、结穗，如今变成金黄色的稻谷，下田收割，个个欢天喜地。

太阳偏西时，他们收割了四十多担穀子。

当他们打算将穀子运回武阳禅寺时，从速处出现一群人，有二十多个，他们携有兵器，刀剑映日生辉。

僧人们大惊。

「那是饥民。」

「他们要来抢劫稻谷。」

武阳县出现饥民，这些饥民，到处掠夺粮食，武阳禅寺的僧人已听说过。

当种田人收割了稻谷，要运回去时，饿民蜂拥而至，将稻谷抢走，如果你不答应或是反抗，他们使用刀剑伤人。

甚至你有不好看的脸色，他们也怒而杀人。

僧人们知道厉害，三十六计，走为上计，纷纷逃走。

当那一群饥民来到时，只有一个僧人法显，合掌站在田中，一动也不动。

一个饥民头子道：「和尚，别的和尚都逃走，你留下来点交稻谷给爷们，对不对？」

「阿弥陀佛，不对。」法显道：「师兄、师弟辛勤耕种的稻谷，你们不能抢走。」

一个饥民扬一扬刀：「若是反抗，爷会以刀对付你，砍你脑袋搬家。法显一点也不惧怕，回答道：「贫僧若是怕死，早已逃走，留下来，便不怕死。」

饥民举刀向前：「敢阻我们运走稻谷，定杀不饶。」

「阿弥陀佛！」法显道：「你们要稻谷，可以搬走，如果觉得不足，明天，我们还会刈稻，你们再来搬运。」

「和尚还很慷慨。」

「为来世着想。」

「什么为来世？」饥民不解。

「你们前世不肯布施於人，今世才会又饥又贫，沦为盗贼，如今，又来夺佛门稻谷，来世必然更贫更困，贫僧实在怜悯，也因此想到自己来生，现在布施，来生必然富贵。」

法显和尚来生是否富贵，这些饥民并不在意，唯听他所说，因为他们从来不肯布施於人，才会又饥又贫，沦为盗贼，今夺佛门稻谷，来世更贫更困，个个不禁面面相觑。

「算了，」一个饥民大声道：「和尚的稻谷，我们不要动。」

他们头子心中也害怕，点点头：「我们走。」

当这一群饥民离去，武阳禅寺逃走的那些和尚，一个一个回来，他们知道法显几句话，打发饥民走路，没有取二粒稻谷，惊叹不已。

二

法显，在佛家全名是释法显。

他俗姓龚，平阳郡武阳人，他是老四，上面还有三个哥哥。

三个哥哥，在很小时候，一一亡故，没有一个活到十岁以上。



他在三岁时，父母耽心他会像三个哥哥一样养不大，度为沙弥，也就放在武阳禅寺中，四岁时，又接回家来，住了两年突然染病。

那病，使他父母骇异不已。他的三个哥哥，便是患那种病死去。

耽心他也会死，立刻把他送回武阳禅寺，第二天，病便痊愈，说来是与佛门有缘。

从此，便不回家。

他的母亲只有这一个儿子，自是想念不已，可是，见不到他，「立小屋於门外，以拟去来」，这也可见母亲爱子之心。时光如矢，法显十岁。

就在这年，法显的父亲病逝。

他家除了寡母之外，没有别人。

如果在这时候选俗，年纪小，家境又很好，可以撑起舅家的门户，再过六、七年，他长大成人，娶妻生子，一家又会兴旺起来。

他的叔叔来到武阳禅寺，见到老和尚，向老和尚说：「师父，我那嫂子，只是一个人，孤苦伶仃，实在可怜，想把老四接回去侍奉她。」

老和尚点头道：「武阳禅寺佛门大开，有志修行，请入；无志修行，可回，法显是否愿意回去侍奉他母亲，由他自便。」

叔父见到他时，他正打坐念经，与四位年纪约五、六十岁的和尚在一起。

其他的小沙弥，都在做杂务，而他如同高僧。

法显念经之后，再与叔父见面。

叔父告诉他，父亲去世，母亲一个人在家，十分孤独，他应回去侍奉。还说，他即使要出家，可以在乃母百年之后，再回武阳禅寺。

「叔父，请你好好照顾我娘。」

「你不回去？」

「叔父，当年出家，并不是因有父之故，法显道：「是为逃避魔障，三位哥哥未十岁而死，我刚十岁，也正度魔关。」

叔父同情道：「这么说，你回家去，会有危险，只好留在禅院中。」

「叔父明理，最好，」法显道：「侄儿已经出家为僧，不再返家还俗，刚才说过，请叔父照顾我母亲，不使她受苦，她如悲伤，请婶婶去劝说劝说，将来，我母去世，那一份家财，全部都属叔父所有。」法显合什当胸：「此话菩萨作见证，不是妄言，也不反悔。」

叔父此行，平白得了一笔家产，十分高兴，俗人毕竟是个俗人，便也不再劝法显还俗，离去还家。

几年后，法显的母亲去世。

法显回家，亲自料理丧事，听列一些话，叔叔待他母亲很不错，敬其为寡嫂，婶婶便不怎么样，偶尔还使她生气，巴不得她早早死去，可以获得一笔财产。

邻人告诉他，财产献给寺里做寺产，也不要给他叔父。

法显未理这些，料理完母亲丧事，把财产送给叔父，飘然而去。

三

法显此去，并不是去武阳禅寺，而是去到长安。

他受了大戒，志行明敏，仪轨整肃，苦读经书。

当他接触经律以后，觉得缺少很多，需要加以弥补，决定设法寻求。

可是，必须要去西域，千山万水，困难万状，无人敢动这个念头。



晋，隆安三年，公元三九九年，法显决定前往西域取经，独自一人，无畏无惧。

行前，有僧人替他送行，他们是慧景、道整、慧应、慧崑等，共十馀位。

这十馀位僧人，在当时的长安，都很有名。

法显动身时，慧景、道整两位僧人骑马而来，另外，还有一匹马，这匹马，驮着行李和粮食。

「我们师兄弟，要陪你同行。」法显并不高兴，向他们道：「两位师兄不要怕我前途寂寞，赶来作伴，我们都知道，前面困苦很多，可能是有去无回。」

「归去西天，也是佛门弟子之福。」慧景作此表示。

法显知道两人热心同行，十分安慰。

「此去不是西天，是天竺。」法显告诉他们：「我们去到天竺，取得经书回国，将使佛门大放异彩。」他了望西方，遥不可测。「当然，困难重重，没有困难，也就不珍贵了。」

首日他们只行八十多里，在家茅屋中投宿，屋主见是三位僧人五匹马，要去西域取经，不仅热烈款待他们，并且，烧香礼拜他们悬在胸前的神像。

五匹马，其中两匹是法显的，一匹用来骑乘，一匹用来驮运行车和粮食。

这些粮食，是干粮，还有储水器，现在用不到，进入沙漠地区，便非此不行。夜里，突然听到有马嘶鸣。

法显、慧景、道整和屋主自梦中醒来，四人大惊，以为是盗贼前来盗马。

离长安八十里，虽然还是官道，但已少人烟，颇为荒凉，有歹徒出没。

如果是马贼来到此，必然会很失望，因为他们所带的银钱不多，只有那五匹马才值钱。

马贼必然不会放过马，要将马盗走。

三位僧人没有马可骑，没有马载运粮食、行李，在人烟甚少之地，尚可行走；到了杳无人烟之处，便是寸步难行。正在警疑，听到外面有人道：「五匹马拴在这里，他们必然在此挂单。」

法显听到说话声，心中放下一块大石头不说，更是大喜，说话的人不是别人，是慧应。

「我来敲门吧！」慧嵬道。

「不必敲门，」慧景在里面大声道：「我来开门，马上就来。」

不等点灯，慧景便跌跌撞撞去开门。

门外，月地里是两僧三骑。

若是两僧两骑，可能是来送他们一程，两僧三骑，另匹马又驮着不少东西，这已够说明白，他们是为什么来此。

法显也明白。

「你们是要与我们一同前往天竺？」

「这样，才不会寂寞。」慧嵬道。

这来，他们有五人八马，真是不会寂寞。



四

法显一行向西进发。

他们先是进入没有人烟之地，一路上衰草、斜阳，无比孤凄。不久，进入流沙。

流沙地，上无飞鸟，下无走兽，四顾茫茫。

本来走得好好的，忽然一阵大风，不见天日，一片黄沙漫漫，前面的路也迷失，忽然出现一座沙丘，挡住去路。

法显他们不得不下马，以背向风，俟风过去，再向前行去。

这时已无路，不得不以日为准，辨清东南西北，向前彳亍而行。

没有路，只有沙，踏在上面，软绵绵。

白天，酷热。

夜里，奇寒。

法显向前直行，绝不回顾。

几个月后，他抵达葱岭。（注：位於新疆省）

葱岭，冬夏岭上积雪，还有恶龙吐毒，壁立于仞，山路艰危，飞鸟难渡，行走困难。人到这里，已经难行，更不用提马，於一行人放弃了随行的马。

悬崖上，前人凿石通路，一步一险，傍施梯道，共有七百馀处。

还要度过激流。

大多有一根长藤，越河而过，那些长藤，经过许多岁月，已经很粗，旧藤上结了新藤，也就不会折断。

法显等便需攀藤而过。

辛勤万状，走土兀葱岭。

前面，是小雪山。

夜里，寒风暴起，人必须藏在悬崖下。

「师兄。」慧景这时说话，他冻得牙齿格格在响。

法显道：「你很冷，我这里有件衣服，你拿去盖着。」

「我不行了，」慧景道：「我要死在小雪山。」

「不要悲观，」法显镇定的道：「我们过了小雪山，也就是过了今夜，前面便是坦途。」

「师兄，记得过流沙之时吗？」

「记得。」

「那时，流沙难度，道整和慧菟要回去，你说，不必怕，过了流沙，前面就好走了，结果，前面有葱岭，在葱岭，慧菟跌落悬崖。」

「阿弥陀佛。」

「道整不敢过岭，他调转马头，要返回长安，不去西域取经。」

慧景说到这里，有气无力，停一停。

法显没有作声，他想到道整，又想到慧应。

道整离开他们，返回长安，法显没有阻止，但是，心中很耽忧，因为，流沙之地，难以通过。他们通过时，仗着人多，互相帮助，才平安无事，但已吃尽苦头。

「我去看看。」慧应从后疾追。

法显更是不安，这时，慧景道：「我们可以动身了」。

法显想，为什 不等一等，说不定他们会一同回来。

「两人都不会回来，」慧景道：「道整怕苦，他要回去，慧应也想回去，他去追他，两人相遇，必然会同行。」

「这样也好，」法显道：「有两个人，互相照顾，也较为安全。」

他还是不放心，「我们在此等一等。」

他们等了足足两个时辰，看见慧应伏在马背上，颠蹶而来。

「碰到热风，受不了。」慧应在马上道：「道整已倒毙在路上，马也不见。」慧应说完，从马上栽下来，没有再爬起来。法显将衣服盖在意景身上，慧景道：「前面是不是坦途不知，但求平安，师兄能到天竺——。」

他没有再说下去，圆寂了。

法显开始他寂寞的行程。

法显过了小雪山，经历了三十馀国，结交许多佛门僧人，将到天竺，那夜，他想赶往耆 崛山，被僧人阻止。

「不行，」僧人告诉他：「前面山上有吃人的黑狮子。」

五

法显所经过的三十多个国家，都是佛教国家，他们建有寺庙，庙中并有僧人。

他苦苦学会他们的语言，可以对话。

天竺已在眼前，相距只有三十里。越过耆 崛山，便可看到。

如果夜晚赶路，天亮时，太阳刚升起来，他便可见到霞光万道的天竺。



他向僧人道：「我一定要过去，远涉万里，时已数年，明天，不能空过。」又道：「虽有狮子，我也不怕。」

庙里的住持无奈，便派两名僧人伴送。

当他们一行进入山中时，天色已黑，两名僧人害怕，不肯再走。

「走一半，再休息。」法显道：「不必害怕，我可走在前面，休息时坐在前面，狮子出来，咬我不会咬你们，吃我不会吃你们，即使有两头狮子，我一个人，也够它们吃饱。」

「你这位中上和尚，不知厉害。」僧人告诉他：「耆 崛山，共有十馀头黑狮子，有什么吃什么，就不知吃过多少人，我们经过，总是会有十几二十人，扛着利器，声势浩大，将它骇跑，不然，没有人敢走。」

「我知道山中有黑狮子，不过黑夜里，它或者也像人一样，在一个地方安眠，不会出来。」

「有人夜行，也被狮子吃掉。」

两个僧人想到狮子大口大口吃人的惨状，接着告诉法显：「你如果不回去，等明天约齐很多人再一同吆喝过山，我们现在就要回去，你一个人走。」

法显道：「既然如此，你们回去，我一个人走。」

他独自一人缓缓前行，半夜时，停下来休息，同时，烧香礼拜，打坐念经。

前面，有声响。三头庞然大物，蹒跚而来。

月光落在他们身上，是三头黑狮子。

法显不动，脊背生凉，他知道今夜难逃一死。

三头狮子来到法显脚下，俯伏，似在嗅他是否可食，如可食，便下口。

法显伸出手，摸摸三头黑狮子的头，同时祝祷：「我刚才念经，还未念完，如果要吃我，等我把经念完，若不吃我，可以离开。」

法显合掌当胸，又开始念经，别无二心。

经念完，三头黑狮子已舍他离去。

他继续前行，忽然觉得不对，通往天竺，应是一条大路，未料却步入一条小径。

他知道迷途，停下步子，等到天明再走。

天明，他看见一位道人，年在九十以上，容服粗素，神气 远，节韵奇高。道人指一指，示意路在那边，未说话。

法显走不到半里，便是大路，刚好看见一位僧人，两人互相问好。

法显接着问：「适才见到一位道人，年九十岁，神气 远，是谁？」

那位僧人一听他提到那个人，忙双膝跪下行礼，并告诉他：「那是真神，头陀迦叶大弟子。」

法显听到道人是头陀迦叶大弟子，未曾叩拜请教，后悔不已。

(注：头陀迦叶，是释迦牟尼佛祖前七佛之一。)

僧人道：「他既现身，我们何不前去看看，说不定可以见着。」

两位僧人赶去要见头陀迦叶大弟子，走了一段路，停下步，横石阻住道路。

他们知道，欲见那一位真神，没有希望了。

六

法显到了天竺，在摩城停下，投身於阿育王塔南天王寺。

他开始学梵语梵书。

另外，他苦读经律，并开始抄录，准备携回中土。

他囊中有了萨婆多律、杂阿毗昙心线经、泥洹经等等。

他获得经像，便托商旅送给他来时沿途的寺庙，那些寺中和尚；收到经像，知道他一路平安，又不忘旧，对他既感谢又敬佩。

法显也曾游过迦施国，在这里，他见到一条龙——白耳龙。

这一条龙，具有莫大神力，与迦施国的僧人们相约，保佑这一国每年皆会丰收。

而迦施国又确实是风调雨顺。

沙门替这条龙盖了一座龙舍，并设福食，每年夏天，这条龙都会降临，不过，化为一条小蛇，两耳白色，便称他为白耳龙。沙门以铜盆盛酪，供龙食用，那便是福食，直到秋初收获季节来到，白耳龙方在雷雨中，升天而去。

法显在南天王寺中苦修五年。

他初时一心学佛，并无归意，一天，见菩萨玉像前，供有一把白团扇。

那把白团扇，是中土祖国晋地之物，不禁凄然泪下，决心返回故土。

离开之前，复得沙弥塞律、长杂二舍及杂藏，这在中土是没有的。

七

法显返回中土，不是循原路而行，不必再过小雪山、葱岭、流沙，而是乘船从海上归去。

海船很大，装载着许多货物，乘客有两百多人，他们都是商人，来往各地，贩卖货物，赚取厚利。

船行艰苦，不下於过葱岭、流沙。



三日后，行至大海，茫茫大海之中，突然发现船在漏水，由於水进仓来，使船加重，船便渐渐下沉。

唯一救船救人的办法是，一方面补漏，另一方面，把一些不重要的东西，抛弃在海上。

包括一些商人的货物在内。

他们紧急决定，每个人把不重要之物，丢掉一些。

这个决定，苦了法显。

法显携带了经书、律书以及佛像。按规定，他也要丢弃一些。

他千辛万苦得到这些，不能丢掉一样。

可是，船上两百人，没有人信佛，那些商人除了赚钱以外，什么也不知道。

如果有人信佛，便会知道经、律、佛像的重要。但是，没有。

法显知道，这又是一劫，於是，打坐在船上，开始念经，希望保得佛像、经、律无恙。

究竟会出现什么奇迹，他也不知道，也不敢想。

法显一心念观世音——。

船，稳定下来，水不再入舱，舱上人也安定下来。

没有人知道，船漏怎么会堵住。

法显相信是神力，是菩萨慈悲，不过，只有他一个人相信。

他在船上说法，劝商人信佛，戒贪，慈悲，没有一个人理会。「师父，」有人嘲笑：「你向我们说这些没有用，向我们说，如何赚大钱，我们才听得入耳。」

几日后，夜里，船漏又开始进水。大家以为这回保准没救。

天亮时发现，船已在达耶婆提国的港外。法显在达耶婆提国停留五月，在这个国家说法，劝人信佛。

五个月，有不少弟子。一条商船，要开往广州，法显决定乘这一条船回国。

到了广州，要回长安就容易得多。

船行不久，一个达国人打量打量他，问道：「师父，你是不是在我国说法传教的和尚？」

「正是我法显。」

「我听说过。」那个人道。他自称叫文快凡，恭敬向法显行礼：

「师父，你可能不知道，我们那里，本来有很多盗贼及欺压良善、为非作歹之徒，自从师父去传教、说法，勉人向善，还说善有善报、恶有恶报之后，许多兄弟劝兄弟、父母劝儿子、妻子劝丈夫，使一些盗贼洗手，欺压良善之徒，也不再像从前那样行凶霸道，人人谈起来，说是师父之功，谢谢师父。」

「阿弥陀佛。」法显道：「这是他们有善根、启善念，菩萨含保佑他们。」

这个文快凡见法显手捧着菩萨像，跪下叩拜。

船在海中行了二十天，突然刮起大风，使那条船颠簸起来，一起，如要送上天空；一落，如要沉入海底，海上浪高千丈，眼见船要翻覆。

有人大声吼：「我们从来没有见过这风浪。」

（「这个时候，应是风乎浪静，为什么会有风浪？」）

「船上有什么异物？异人？」

「一定是，异人得罪了天神——。」

「我们船上，有一个和尚，必然是那个和尚。」

「那个和尚惹动天怒——。」

「我们把他丢下海里，便会风浪平静了。」

许多人开始找法显，法显在打坐念经。

当两个人挟起他，要把他掷入海中时，文快凡冲出，厉声喝道：「你们如果要把师父掷下海中，也要把我掷下海中，不然，你们一个个难逃一死。」他告诉他们：「汉地帝王，奉佛敬僧，这位师父远至天竺取经回国，你们谋害他，留我一口，我会向汉地帝王告状，那时，你们因谋害师父，一个也不要想活。」

商人怕死，不敢再对法显无礼。

「我也不知未来如何，」法显道：「但我来祷告，求菩萨保佑。」法显开始祷告。

两天后，风浪停止，但已水尽粮竭，一船人面临死亡。

法显继续祷告，船上人无计可施，茫然无措。夜去昼来，昼来夜去。

这天，忽见海岸，也见藜藿，个个大喜，跪在船上，同谢上天。

法显首先登岸，希望能见到人。

首先，遇到两位猎人，问起来，知道是青州长广郡牢山南岸。

不远处，有村庄，有饮水，有食物。经过法显安排，船上商人都到村庄上住下来，另外雇人挑水上船，还找木匠修船，准备粮食，续航广州。

八

法显没有去广州。

青州太守李巖，知道法显去天竺取经，历尽苦难，至为钦佩，他又信佛教，因此，对法显至为恭敬。

「师父，」李太守道：「你可留在青州，在这里弘法，相信不久，可替师父兴建一座宏伟寺庙，作师父住锡之所。」

「贫道投身於不返之地，志在宏通，应返京师，不能久停。」他改变了计划，原来是要回长安，兼程赶往京师。

这时是东晋，东晋的京师是建业(注：今日南京)。

他回到京师，不是「凯旋」，未特别引人注意。佛徒们只知有一位高僧自天竺回来，如此而已。

法显并不在意，他在道场寺住锡。

这时，有一位外国禅师佛驮跋陀，从天竺来到中土，但他不会华文、华语。

於是，法显与他合作，两人将摩诃僧祇律、泥洹经、杂阿毗昙心线经，译为华文。

一本又一本，共达百餘万言。

泥洹经既出，流布教化，不只佛徒阅读、诵念，并且自写供奉。

京师有一人，失其姓名，他也手抄泥洹经，诵念供奉在家。

他没有经室，便和其他杂书放在一起。

夜里，邻居起火，殃及池鱼，他家也被火焚。

灾后，他清点灾情，发现家中所有，均付之一炬，可是，他手抄的那部泥洹经，安然无恙。不但煨烬不侵，卷色也未改。

这事在京师傅出，人人称异，纷纷去探看。那泥洹经供奉在那里，不假。

这时，大家才想到法显师父，知道他是一位高僧，对他至为敬仰。

无数人拥向道场寺求见，但无人能见到他。

法显这时已远赴荊州弘法。



所留下来的是两座佛像，佛徒们也要与他结缘，跪下叩一叩。

后记

法显到荆州后，住锡於辛寺，在那里弘法，从此未再他去。

圆寂时，春秋八十有六。

按：法显於公元三九九年赴天竺，玄奘（《西进记》书中的唐三藏）於六三七年赴天竺，前者在西域十五年，后者在西域十八年。

摘自《禅宗传奇》毕珍著